

邊區生產互助一等英雄



郝

二

蠻

◇ 趙正晶 作品 ◇

新華書店發行

邊區生產互助等英雄

郝二盤

1945

新華書店發行

郝二蠻

著者 趙正晶
出版 新華書店
發行處 總店·樂鑑

一分店 蘇州
三分店 洪水
定價 每冊三元

一九四五年一月

邊區生產互助一等英雄

郝二蠻

這次邊區羣英大會上，郝二蠻以八十六票，當選邊區一等勞動英雄。開完會臨走時，趕着燒下的牛，馱着行李，扛着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獎給她的大錦旗，胸前戴一朵大紅花，綠葉底下還遮着個銀獎章，睜開眼看看現在，摸摸心想想以前，夢也沒有夢見還能活到這個時代呢！

郝二蠻翻身了，是新社會的「狀元」，的確夢也夢不到，大家看看她的過去就明白了。

過去的磨難日子

二蠻娘家，是榆社喬家溝的，小時候她爹和她哥種着幾十畝租子地，每年除了出租子外，過不了個冬寒，大年下就得向人家借米。二蠻說：「打得糧食又不少，不過幾天，就有大黑驢子都馱走了。」二蠻活在這樣一個家裏，就够悽惶了。六七歲時，她就上山拾柴尋菜，沒吃沒穿，一連長了十二年黃水瘡，有病也無人管，黃水瘡就像蜂窩一層一層的堆着，村裏人見了，好像見了一堆屎，背過的腦睡一口唾沫就很快躲過了，大人們都教管孩子不和二蠻耍。二蠻在家裏，也是活不出來，她大哥有一次打她，把扁担都打成兩截，爹娘看來，總是覺着男的比女的貴重，打了也算了。

二蠻還在吃奶時候，她爹就把她賣給東莊鹿懷榮，賣了四十串錢。鹿懷榮大地十幾歲。十六歲上就娶過，也是常挨打，按力量二蠻比男人大，按道理就只好挨男人打。二蠻的婆家還不如娘家，所不如的是連壞地還租不下。兩口子守着個窮家，一點辦法也沒有，於是就只好石雞子上南坡各顧各！男人出去打短工，二蠻侍候財主家。十八歲上，二蠻生了個孩子，覺

窮無家無地不算回事，就和男人商量到桃陽伴種地，好賴住個家，男人覺得抬不起頭來，二蠻說我打幫你動彈。二十四年在桃陽村伴種上了李補成的地。

那時候是走遍天下窮人難，怎樣動彈也沒法辦，一年打上二十多石糧，才分得六石，除上三石備得口糧，還是和娘家一樣，過不了個冬寒。不過這時候二蠻清楚了一個道理，時常在心裏狠狠的記着：「不是打不下糧食，是三七分糧的苛人辦法，苛得咱吃不上飯。」種上人家的地，身子由人家，她男人上地動彈一天，回家還得給人家担水，掃院，上街趕集買肉打酒，二蠻給人家看孩，洗碗，磨麵。二蠻說：「給人家，一包一包的把白麵磨好送回去，咱回來喝咱的菜湯，麩皮皮還捨不得給咱吃一些哩！」就是這樣，生活像在黑夜裏爬山，也沒個盡頭，沒個完。但在民國二十六年的冬天，天突然明了，共產黨八路軍來到咱這裏了。

她翻過了身

自古以來第一道希罕的法令，送到了桃陽村公所，二蠻知道了，高興的東跑西跳給窮人們告着好消息：「這可該咱窮人翻身呀！從前是三七分糧，村公所來了減租公事，要按四六分。大頭可落在咱手裏了。」

分糧時候，二蠻就向地主李補成說：「今年有公事，要按減租分糧，咱們也得按公事分吧？」李補成自聽有了減租公事，肚裏早就裝滿了火，這一提可冒出來了，翻着眼睛對二蠻說：「什麼公事？俺自己的地，俺少分糧食，真的物不由主啦！想種了你就種，不想種了就給俺丟下地。」二蠻也沒敢再往前說。過了一天李補成忽然惡狠狠的告二蠻說：「那裏發財去那發吧，我們可養活不起你們，把地丟下，房子也丟下，我們還沒羊圈呢！」當下二蠻一家子就被趕了出來。

好在受難的門路比較好找，當財主的，總離不了這些受苦漢，接着就又種上李九孩的地。李九孩的女人（李九孩已死）一用上郝二蠻種地，成天心裏就像放上一塊石頭，提心吊膽的怕二蠻按減租法令分糧。可是到了秋天，二蠻偏偏就和地搞起了分糧鬥爭，雙方相持不下，糧食在場裏一直

堆了半個月，還沒分開。李九孩的女人真是個母老虎，比李補成還罵得狠。『憑上公家來多分糧食，借上你那八路爹們的勢力來欺負俺，多分上不得活，吃上雞犬不留，都要毒死……』就是這樣成天的罵。但這回可和上次不一樣了，全村羣衆起來，開會鬥爭了李九孩女人。會上郝二蠻也堅決的很，結果鬥爭勝利了，按減租法令分糧，二蠻分了二十餘石。那時候人們都覺着兵慌馬亂，沒心情開養種，所以地價很賤，二蠻就拿了十二石糧食，一下買了二十多畝好地。從此二蠻就不種別人地受人的氣了。在自己的地裏動彈得高興，一年一年的糧食打得多了，一年一年的地也多了，二蠻可算翻過了身。

如今二蠻有三十五畝地，兩個大牛，今年收了三十九石八斗糧，吃一年還能餘一年；今冬一家子五口，一人一套黑布新棉衣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光景可過溫暖了。

憑勞動出了名

今年秋天正忙的時候，鄭二蠻得了病，一天流血一次，一到晚上肚疼的直不起腰來，但是她也沒歇過一天。九月十二的那天，爲了趕着種麥子，往地裏送糞，男人們担十一回，她也是十一回，這樣担了一天，晚上二蠻的病就越重了，肚疼的叫了一夜。但天還不明呢，她就起來領着互相組上地割豆子，天黑的看不着，就叫大家用手摸，摸住一株挽一株。組裏人讓她歇幾天，她說：「快到嘴邊上的飯呀，收割完了再說。」男人，女人，娃娃，共三十八個人的互助組，她領着像隊伍，桃陽灣，背梁坡，空一塊地一塊，隨割隨墜，二十天就闖了個光，縣裏做總結時，她組是全縣第一名。秋收完後，二蠻拿出兩包丸藥來，一面看，一面笑：「哈哈！忘了吃啦！」原來是在她病的幾天，醫生給了她幾包丸藥，讓她每天吃，但是她忙的就忘了吃。兩包藥還原封原樣，但病已好了。

她生就一付勞動身手，個子胖胖的，臉上浮着健康的紅光，常常腳上不穿襪子，頭上不頂手巾，穿衣服也不大講好歪，這樣的模樣，也許有人嫌她粗魯吧？但到洪水担沙鍋，往地裏送糞，許多年青後生都跟不上她，

她說：「在担挑上，不要說我是一個婆姨，走起來還不定誰跟着誰呢？」她今年三十五歲了，窮苦使她自幼兒就鍛鍊出了勞動的熱情。去年冬天給親戚家送牛，走了十五里還納起一隻「底子」，今春在河四開政策檢查會，還幫助一家寡婦納了一雙「底子」，担了三担水。她就是這樣，一下也不願閒着。

在養種上，她是一個全把式，搗糴、溜點、耕耙、鋤耨，件件精通。她自己種了三十五畝地，還抽空打短工。你說她只會做粗活嗎？不，坐到炕上，綉花紮枕頭，村裏閨女出嫁，都要找她幫忙做針錢；紡花織布也是行手。還有，她還會熬硝開油房哩！

天晴在地裏動彈，雨天在炕上紡花，春夏秋忙著養種，冬天織布拾糞。她有三個毛房，全憑拾糞担水漚，一月至少出團糞八十担。她說：「地吃飽了糞，和人吃飽了飯一樣有勁。」

除養種外，還組織了個硝房。她說：「熬了硝給炸彈廠還能打日本。夏天上地鋤苗回來時，還要稍回一担硝土來，時間在她手裏，半分也不

容易溜走。

你說她只顧自己動彈嗎？不，她除了把自己互助組搞成模範組，還改造了各種人，把桃陽村都組織起來。

她怎樣改造了各種人，吸收參加互助組？

二蠻經常說：「今年咱毛主席號召咱們組織起來，桃陽村互助組越多才越好，我是勞動英雄，我應該幫助大家都成了勞動英雄。」她就是這樣一個心。

桃陽村二百餘戶人家，說起來非常複雜，實在難組織。但二百餘戶只剩三四戶沒參加互助。她的組織秘訣，就是「什麼人得什麼病，就給他吃什麼藥」。郝小二退出了郝太登的互助組，人們都說小二不對，其實是沒有摸住小二的病。原來郝小二參加互助組，早已出了草料，但是別人的苗子已經寸把高了，還不給他撥牲口下種，因之小二就退出來了。二蠻省清

了這個病，就吸收小二參加了她的小組，第一天將自己的牛讓他先使用，小二高興了，和二蠻互助了一年，也沒有鬧下句閒話，秋後，小二還當選了組裏的勞動英雄呢！

杜金維看不起互助，實際上是怕別人沾他的光，因為他有牛有傢具，什麼也不求人。今年秋天全村都組織起來了，緊張的搶收搶耕，杜金維缺人手，一時也僱不下，戰爭消息又緊急，眼看着莊稼沒辦法，一天就來求二蠻：「你們組實在好，能動彈，俺們也想參加，要不要？」說着有些口澀。組裏人都沒他滑頭，不要他參加，二蠻解釋了一番就把他要下了，一秋天可好呢。二蠻說：「他的病是沒人，他來要求，這上門的買賣好做，今年秋天和他互助，不但動彈的好，還換了他的腦筋」。

郝自登兩口，要鬧的離婚，女人理由是嫌男人懶，養活不了她，一般人的說法也是這樣。當然郝自登懶是真的，但主要的病，還是二蠻看出來了。二蠻說：「他懶是懶，可是窮的光溜溜的，想動彈也沒法。」於是首先就借給郝自登些吃的，拉在互助組裏開荒，又借給婆姨二斗蕎麥，蓋

的賣「瀋陽」過活，這樣拉巴了一下，今年秋天郝自登打了五石多糧食，兩口子也好了，也不提離婚了。

許多人對組織地主參加互助組，覺着那是辦不到的事情，可是二蠻就把桃陽村的二十餘戶地主也組織起來了，連四貞堂那些從來不出閨房的地主婦女，今年秋天也都參加了秋收運動。二蠻主要是看到了地主們今年也開墾養種，可是不大會，幹了這，幹不了那，她認為這是組織地主的好條件，她說：「以前是咱們離不了人家，現在是人家離不了咱們。」

她幫助老幹部李福德，改造了舊的領導方法。李福德的領導方法是多說少做，先說後做，他領導的一個小組，還荒了地。秋收運動中，二蠻教給他，要想搞好，幹部先起模範作用，要先做後說，多做少說，這樣一來，李福德領導的小組也搞好了，桃陽村選勞動英雄時，就把李福德選上，還舉稱二蠻是大勞動，又出了李福德二勞動。二人相跟上到縣裏開會，還舉都高興，李福德也非常感激二蠻幫助他。二蠻以自己的名義，還送了李福德組一面紅錦旗，上面寫着幾個字很有意思：「咱們相跟上走」的鐘

，他們都和二蠻相限上向勞動英雄的大路上走着。

二蠻對誰都好，誰也關心，希望都好起來，都有吃有穿！特別對窮苦羣衆的照顧，更是週到。

前晌放下討吃棍，後晌怎能把窮人恨。

今年九月的一天，二蠻家可是紅火，門上貼着紅對聯，喇叭鑼鼓響成一團，熱熱鬧鬧在出嫁漢呢。二蠻忙着蒸饅饅糕，招待客人和娶漢的閨女。

說起來，話就長，出嫁的這個漢是今春跑來的一個難民青年，叫宋補元，三月間來到桃陽，尋找打個短工，找了幾天也找不下。二蠻看着他沒辦法，就暫留在硝房裏做工。二蠻對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樣，所以宋補元就不走了，後來又給二蠻上地。宋補元沒個家，什麼也沒有，二蠻覺得給想個徹底辦法才行。曾遇村裏郝改珍不出嫁，要娶個男人，二蠻就東說西說，把宋補元介紹給郝改珍，引上到區公所登記了。二蠻給學了老乾娘，在自己家裏把這親事辦了。現在宋補元穿着新衣服，越顯得年青了，有了老

變，還有了一部份財產。

同樣隔了不到一個月的光景，二蠻家又出嫁閨女呢。這個閨女也是一個難民婦女，才二十歲，成天上門討吃，就是給人家紡一天花，也不讓她在家裏睡，一來嫌她懶，又覺着一個討吃子住在自己家裏不吉利，所以總是被趕在廟裏。一天二蠻見了，就引在她家，二蠻脫下自己的一個小布衫，給這位難民補住遮不住羞恥的褲子，夜間夥蓋着被子睡。後來二蠻就給我下了對象，安了家。

二蠻就是這樣一個救苦救難的好心腸。有人問她為什麼對討吃子這樣好呢？她說：「我過去還不如他們呢，我還不是個討吃子出身！窮人還不知道窮人的苦！」

自前年五六專區遭下荒災後，二蠻家裏就不斷有難民在她家裏住夜吃飯，過濁漳河濕了的衣服，二蠻要烘着火給烤一黑夜把衣服烤乾。不少難民走時，還把孩子們給二蠻留下，讓暫給養活着，今春二蠻家裏就養活着三個難民小孩，後來難民安了家後，才都來引走。

難民到處有人招呼有人管，二蠻可想起和過去不同，像她那時候，誰調理她呢？

穿青不忘種藍人

到過郝二蠻家的人都見過，她炕上鋪着爛蓆子，你說她沒新蓆子嗎？有呢，那是她專門給軍隊買下的兩領蓆子，軍隊來了就拿出來，軍隊走了就放起來。二蠻心裏什麼也清楚，自八路軍來了以後……

她養着一口大肥豬，過了好多買豬的也沒買上，因為二蠻非要賣一石二斗小米。一天來了一個買豬的，是個八路同志，二蠻八斗米就賣了。

去年臘月，打馬會據點，傷兵抬到了桃陽，二蠻發動婦女給做熟雞蛋湯，自己一口一口的喂着。

二蠻第一份好的小米交了公糧，最壯的布，做了軍鞋，有一個婦女用爛布做軍鞋，她親給解釋：「你也是窮人，為什麼對自己軍隊這樣刻薄？」

「二登一說話，總是：『咱毛主席，咱共產黨八路軍縣裏區上都和咱們是一家！』」

一九四四、一二、一六，於南委泉。